

耳听八方

一位蒙古女性的远行

李皖

母亲的感觉。女儿的感觉。天的感觉。地的感觉。当然还有，草原的感觉。有一些人听乌仁娜，会不知不觉落下泪来。

专辑中只有两首蒙古传统民歌，《山丘》和《三匹小棕马》，其他的，都是乌仁娜自己作词。唱《山丘》时，你能从乌仁娜的清唱中听到草原地形那种绵延不断的缓缓起伏，它像魔法一样被收藏在这首蒙古长调的旋律中。而《三匹小棕马》，是专辑中唯一使用传统配器的蒙古歌曲。

乌仁娜的创作，以现代音乐的观点看，是化用蒙古民歌与合奏者的碰撞、对话。她的声音极其纯净，这并不使用任何类型唱法有关，能够给人原真、天唱、朴素至极的印象。来自蒙古大草原的旋律，带来了天地的辽阔，带来了天地辽阔中的万千气象，这万千气象的细微的颤动，以及人类在空旷原野上的孤独、宁静和欢悦。这一点非常清晰，你能感受到这首歌不在任何的现代环境中，就在一个自然里，而且是无边无际的自然里。

专辑中第一个给人巨震的歌曲是《献礼》。有几个段落，没有过度地在三个八度间跳跃，突然地直升和突然地陡降，突然地发声和突然地轻吟，人的心灵仿佛经历奇异的惊喜，歌手用她感受到的震动去震动你。临近结尾，在通往天界的颂赞中，声音越来越高、越来越薄，她就在那最后的游丝里用去她最后的一分气力，将整个生命奉献给你。

第二个巨震更在前一个巨震之上，来自台北中山堂2004女歌节现场的《飞鸟》，放在专辑的最后。乌仁娜在四个八度中，在极限人声处，迸发出人间罕见的能量。小提琴形成另一个极限歌唱，高把位上不协调的跳弓、细语，印度音阶的音调，拨弦演奏……各种非凡奏法；试图幻化成为多种乐器。“丝”和“肉”一起，在温柔处温柔，在暴烈处暴烈。

《希尔登柴达木》是一首“表演唱”，有说有唱地介绍自己的家乡，让亲爱的母语也给人音乐上的触动。《骏马》有着蒙古民歌的传统旋律，伊朗扎比鼓(Zarb)表现了马在不同奔走状态中的节奏。《律动》的歌唱和鼓，特别能体现马背上民族的起伏感。

比较起她之前的专辑，这张专辑尤其有一种可贵——乌仁娜在思考自己的处境，决定自己的志向，从来没有过的清晰。每一首歌，比如《无私》《平和》《律动》《生命》，歌词都在说着些人生大道理，都在歌唱着这人生的正面部分，平平无奇。但一个走上了世界舞台的歌手，明确的志向就是与人分享这生命的美好，在如今这个复杂而动荡的世界，这是一种抉择，这种抉择并不普通。

乌仁娜是一个自觉的歌唱家，自然而深刻的即兴音乐家。这一点，我们从她朴实的话语中也能体会到。比如她谈及在上海音乐学院的经历中说到：“我庆幸自己没有选择学习声乐，因为我亲眼看到，那么多来自不同民族的充满天赋的学生，那么多有特色的、宝贵的声音，经过四年的学习之后，他们除了使用的语言不一样，演唱都是同一种（方式）。”比如她回答和解说她歌曲里的爱情，这样说：“好多音乐都是歌唱爱情的，但我所了解的爱是很广大的。爱很美、很大、很强烈，而且是非常丰富的。今天许多歌曲都把爱形容得太小：我爱你，你离开我，我今天很痛苦……我真的很想问，爱就那么简单吗？”国外有媒体评价她声音的表现力：“她唱起歌来像女神，像女妖，又像个孩子。”

听乌仁娜，不会止于音乐的一般意义，有些人会在更高层次上理解，从她的歌声听到对灵魂的解放，听到人类终极关怀的意象，也听到自己的灵魂，像清风吹在草原和山间，就像惠特曼所写：“现在，在这儿，只有我自个儿，避开了世界的喧闹/在这儿思量，也只有芬芳的唇齿在对我谈话。”

《生命》出版于2004年，充满了即兴和即兴经过了磨合的印象，是乌仁娜与伊朗扎比切米拉尼父子(Chemirani)、匈牙利小提琴家佐尔坦·兰托斯(Zoltan Lantos)在泰国清迈山区的木屋中录制的，后期工程由擅长中亚音乐的德国工程师沃尔夫冈·奥布雷希特(Wolfgang Oebrecht)在德国完成。此外，乌仁娜还出版了其他五张专辑和一张精选辑：1994年的Crossing(《交汇》)、德国出版、1995年的Tal Nutag(《听风的歌》、德国出版)、1999年的《蓝色草原》、2001年的《在路上》、2012年的Portrait(《肖像》)、精选集、国际出版)和2018年的Ser(《觉醒》、国际出版)。前四张专辑的曲目，主要来源于她儿时从母亲和祖母那儿习得的蒙古民歌，而《生命》“成为了自己的音乐”。

以前乌仁娜一直没全名。1994年《交汇》出版时，她郑重署上了姓氏，即她的部落名，署名Urna Chahar-Tugchi(乌仁娜·查哈尔部落图格旗)。现在她讲蒙语、汉语、德语、英语、阿拉伯语，足迹遍布世界各大音乐节，作品发行到世界九十多个国家。这可真是一场远行。

日前韩超君示我谢无量先生诗册一册，装帧，35个筒子页，外加封面一页，为甲申年即1944年在成都时所书，后题赠余雪曼者。谢无量是庚辰年即1940年冬，自香港经重庆到成都，后居成都并游历、讲学周边如乐山复性书院(其总角之交马一浮创办)、青城山、江油、雅安等地。此期作诗甚多，且一再书之，曾寓目者如1987年中国文联出版社《谢无量自写书卷》，是赠蜀中李国瑜(后任教西南民族大学汉语系)的，共录诗75首；又有保利2012年12月的“古籍文献名家翰墨专场”、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《神霄真逸》所收、《书法》2018年第5期所刊《谢无量书

法》等，知其得意之作。

与这些写本相较，本诗册收诗最多，达93首，写景、咏物、怀人、感事、纪游、题画、拟古、赠答等，内容相当广泛。谢先生的诗，出入唐宋诸家，情味思理兼擅，作者不费力，读者很享受。因作于抗战时期，甚至写到潜水艇、防毒面具、罗斯福总统等，不仅是个人生活的纪录，亦堪为那个时代留影。

这册诗稿也有很高的文献价值。比如当今所见两种《谢无量年谱》作于十数年前，其时所见资料尚有限，于1940年(庚辰)均未提及至成都事，而此诗册首页就提到“余自庚辰冬来成都”，正可填补。有意思的是，《书画艺术》《书法》等所收本，“冬”均作“夏”，究竟孰是，何以误记，还值得探究。又刘长荣、何兴明《年谱》只收录了九十多首诗中的两首，彭华《年谱》一首也没有提及，可以补的就太多了。又如《书法》所收《谢无量书法》同样收了《和罗孝威答罗斯福总统元韵》，但只有这册“七圣自迷君独醒”句下小字自注“谓罗总统”，使我们清楚地知道这句中“君”的所指。

谢无量是一位出色的诗人，据其在人大的同事冯其庸先生介绍，他10岁开始写诗，直到81岁去世，没有停止过诗笔(《怀念国学大师谢无量先生》)。(《书画艺术》2017年第4期)。今天拍场和出版物中常见的，正是其送友朋的自书诗册。

谢无量先生(1884—1964)经历传奇，曾任孙中山先生特务秘书，后从事教育和著述，任东南大学、中国公学教授，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博物馆馆长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，又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。学术著述丰富，人民大学出版社十年前出版《谢无量文集》共九册，收入他的《中国哲学史》《中国大文学史》《中国妇女文学史》《佛学大纲》等主要著作。

谢无量先生(1884—1964)经历传奇，曾任孙中山先生特务秘书，后从事教育和著述，任东南大学、中国公学教授，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博物馆馆长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，又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。学术著述丰富，人民大学出版社十年前出版《谢无量文集》共九册，收入他的《中国哲学史》《中国大文学史》《中国妇女文学史》《佛学大纲》等主要著作。



「文汇报」微信公众号

正午时分，放学了。我在回家的路上总会走进一家小布店，看看柜台里我喜欢的一匹花布，想象把它做成一件衬衫。这件假想中的衬衫就透明地飘浮在正午的阳光里，跟随我回家。

仅是想想而已。一年前大舅才给我做了一件衬衫，还新着。他是个手艺很好的裁缝，从广东来宜昌做了一年多，不如意，回去了。他特意给我这件衬衫做了新式的西装领，其实我想要一件普通样子的衬衫，小尖领、修身合度，于普通中显出美与不凡。

那时候添置衣服很少买成衣，都是扯布来做。也不完全找裁缝做，只是请他们裁剪，妈妈再用缝纫机把那些布片连缀起来。裁是一个价，做是一个价，在能力的范围内尽量节省。找裁缝也是就近，那几年，妈妈总是找我家对街一排平房里的一个女裁缝。她有三十来岁，脸庞长得很好看，眼睫毛黑黑的，说话十分和气，找她做衣服的人不少。傍晚了，天黑下来，我站在她店里，对面墙上有一面镜子，恰好映出我的脸。是镜子的缘故还是光线的缘故，镜子里的女孩沉静秀丽。我家的穿衣镜是个哈哈镜；那面小圆镜呢，把我的脸挤成一个臃肿的圆；另一面椭圆镜从中间裂开了，我的脸在裂缝中拼合，呆且丑。这裁缝店里镜子中的我，是我吗？她在案板边裁衣服，一边说些家常话，她的腰身有些粗了，穿着宽身连衣裙，颇有一种女性的温润妥帖。

但是，她手艺不行。她做的衣服经常不合适，这里那里有问题，这是经过了数年的经验，直到我能够明确地做出这个判断，才说出这个结论的。之前大多是她裁剪，我妈妈做，做出来的衣服不大好看，难说是她没裁好，但她做的成衣也时常需要返工，返工她的态度依然好，就改改，改不好再改。跟别人比比也明白了：为什么别人的连衣裙那么合身，腰是腰摆是摆的？她给我做的衣服都没什么形状。我高中毕业，做了一批衣服上大学，其中一条好料子的长裤，妈妈是请她做的，证明了我越来越看清的问题——那条呢子长裤，裤腿极肥，裤裆极浅，肥是难看，浅是难受，那道裤沟勒得我太难受了。放假带回来找她改，改不好，那条裤子没法穿，浪费了。她几乎每件衣服都没做好，而妈妈一直找她做，这不奇怪，我知道我妈；可为什么她的生意挺不

错呢？她还被评为先进个体经营户，店里挂着奖状。

我的舅舅是个很好的裁缝，却没能做裁缝，妈妈再用缝纫机把那些布片连缀起来。裁是一个价，做是一个价，在能力的范围内尽量节省。找裁缝也是就近，那几年，妈妈总是找我家对街一排平房里的一个女裁缝。她有三十来岁，脸庞长得很好看，眼睫毛黑黑的，说话十分和气，找她做衣服的人不少。傍晚了，天黑下来，我站在她店里，对面墙上有一面镜子，恰好映出我的脸。是镜子的缘故还是光线的缘故，镜子里的女孩沉静秀丽。我家的穿衣镜是个哈哈镜；那面小圆镜呢，把我的脸挤成一个臃肿的圆；另一面椭圆镜从中间裂开了，我的脸在裂缝中拼合，呆且丑。这裁缝店里镜子中的我，是我吗？她在案板边裁衣服，一边说些家常话，她的腰身有些粗了，穿着宽身连衣裙，颇有一种女性的温润妥帖。

妈妈帮他们在珍珠路找好一处临街房，租了其中一间，跟房东合住，既是住处也作门面。一间房，缝制放中间，一大块案板靠墙，上面摊着布料，做好的衣服挂起来，布帘后面搭铺给妻女睡，舅舅夜里睡案板。他让我帮他画一幅招贴画，我先用铅笔描再上水彩，显得太浅淡，在街面上完全不显眼。画招贴得用水粉纸、水粉颜料，大刀阔斧地画。“时新服装店”这个名字也太循规蹈矩了，开店做生意，我们都欠泼辣。

妈妈领着她的大弟到她上班的店里去，介绍给她的同事们：这是我的弟弟，来宜昌做裁缝，手艺很好，你们要做衣服可以找他。妈妈的单位是个五金小商店，小店而吃大锅饭，干与不干一个样。妈妈肯干，当组长，有顾客来她总是第一个迎上去接待，问、答、拿、换、收钱、记账、理货、盘存，样样操心，同事们多清闲地聊天、打扮、逛街、买东西、擦自行车，上班能把啥事都干了。很快同事们就送



邻居(雕塑) 陆增康

百纫针，绕指柔

蔡小容

了布料来，都是人情，不收钱，还要加倍做得好，方能开局。

我们也都穿上舅舅做的衣服了：我和妹妹的衬衣，爸爸的中山服，妈妈的呢呢大衣。我那年十二岁，对衣服还没有起兴，不甚在意。熟人们拿着衣服里里外外地看，说他做得真是过细呀，这线走得直，针脚多密，那里那里都是手工缝的，纽扣钉得端正结实，扣眼锁得一丝不苟。

每件衣服他都精工细作，又花时间又花心思，所以他做得很慢。他也是个慢性子，脾气好到没有脾气，和妈妈一模一样，就是那种人家怎么对他都可以的人。不同的是，他爱交朋友。在外面认识了一个人，就邀请人家来我们家玩，引人家参观客厅、房间、阳台、卫生间……唉，我们家有什么可参观的呀，跟他的裁缝铺一样寒窘，星期天下午我爸爸在家睡觉，他带着人来推门参观了。

妈妈说：“家乡人就是这样的呀，待客人好热情呀。”

我不太知道大舅的生意怎么样。有一天晚上我去过他的铺子，邻居端着饭碗来串门子，边吃边跟他聊天：“这是你老婆呀？——多美丽呀！不错不错。”他用了“美丽”这个高于日常口语的词，把妻子背在背上做家务的舅舅莞尔微笑。聊天不耽误干活，但熟人多了会耽误，房东全家都有衣服要做了，不妨碍涨房租。舅舅带着孩子先回广东了。

裁缝铺普遍都是到了说好的时间衣服没做好。我们找裁缝做衣服，一趟趟地白跑，被裁缝一句话打发走，隔天再来。舅舅的脾气那么软和，估计只有被顾客数落，他只会笑，活儿堆成山，他太慢太仔细。熬夜做活做得晚了，早上又起不来，我爸爸偶尔来这里，就看见日上三竿了，他才从案板上起身。

他有时来我们家，帮忙洗洗衣服，一

起吃顿饭。后来跟我爸爸处不好，我爸爸跟谁都处不好，各人都难过了。他写回老家信，让老家知道了姐姐原来过得不太好，身体很差，单位上受累受气，家庭也不睦。

次年夏天，妈妈的熟人陈阿姨把大舅叫去她家做衣服。陈阿姨是广西人，是妈妈的同乡带来的朋友。远在千里之外，广东和广西就显得亲近了，从小就认识陈阿姨，也常去她家玩。她女儿考上大学了，要置办四季衣服，她就计划着把全家的衣服都一并添置了。

大舅在陈阿姨家做了十天半个月。陈阿姨在中学里做后勤，她丈夫是中学老师，他们家在学校里，所以她上班也差不多不在家，一边看大舅做衣服，一边做家务聊天。那十来天，天天都是三顿稀粥，就些小菜咸菜。

大舅中途回家时，妈妈问他：“她给了钱没有？”

他不吱声。估计谈都没谈钱的事。妈妈说：“那你就别去了，说忙不过来。”他还是去，多日都在她家，晚上回裁缝铺补活儿，睡觉。

他把陈阿姨全家的衣服都做好了。工钱，一个也没有，她根本就提工钱的事，他肯定也没提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熟人嘛，怎么说钱的事，她就算要怕只怕他还要推让。她也是同样想法，熟人嘛，说什么钱的事，让他做好了够女儿大学四年穿的衣服，以及全家的衣服，事情就算完了。

然后大舅不见了，妈妈到处找不到他。上陈阿姨家去找，陈阿姨变脸了。“你的弟弟不见了，关我什么事？”就吵起来，陈阿姨的丈夫在旁边只是赔笑，他不主张，不表态，他也不解决工钱的事。

一辈子没有脾气的妈妈从此不再跟陈阿姨来往，但还是说“她男人还好”，因为他当时在旁边是笑着的。

大舅在宜昌撑了一年多，这最后一件事使他扔下一切不辞而别。他回广东之后才写信来，说他回去了，留下的摊子交给姐姐去收拾。

我的一件白色、衣领滚细黑边的外套，是我在橱窗里看到，大舅依样给我做的，穿了好几年。他走后，我对衣服的憧憬渐渐多了，高三时看中一块赭红色树叶图案的布，喜欢极了，自己画个图样找裁缝做连衣裙，去取则千难万难，跑了十多趟，总是还没做。终于取到，穿了一些天，突然发现裙身的布做反了，里面才是正面。我没有再去找裁缝，就这么穿了。

南京，有蜀人乞字于右任，于说：“你们四川谢无量先生书法笔挟元气，我自愧弗如！”(同见前文)，所评极不低也极不虛也！”

最后说说受赠者余雪曼。余雪曼先生(1908—1993)，字莲齋，重庆巴县人，毕业于中央大学艺术系，先后在东北大学、四川大学、中山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及南洋大学任教。他也是有名的书画家，后在海外致力于弘扬书法文化，影响尤大。这册何时相赠，一时无从探寻，但网上可见谢无量跋余字：

余子雪曼盛年讲艺，兼工书画。兼客白沙，遂留宝绘。兼吐清丽之文，以序其端。雪曼书宗瘦金，妙得神理，见者爱玩。长考袁君于于金石，乃以二文寿之贞珉。余蜀成都，雪曼数相过从，草堂蜀拓本。并为题识，以谄知者。

则二人至少四十年代起就相往还，题赠或许离书册的时间并不太久。此册有雪曼哲嗣余定玲先生钢笔题跋和题跋，可知其后曾转赠他人者。

2021年11月18日

谢无量先生(1884—1964)经历传奇，曾任孙中山先生特务秘书，后从事教育和著述，任东南大学、中国公学教授，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博物馆馆长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，又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。学术著述丰富，人民大学出版社十年前出版《谢无量文集》共九册，收入他的《中国哲学史》《中国大文学史》《中国妇女文学史》《佛学大纲》等主要著作。

谢无量是一位出色的诗人，据其在人大的同事冯其庸先生介绍，他10岁开始写诗，直到81岁去世，没有停止过诗笔(《怀念国学大师谢无量先生》)。(《书画艺术》2017年第4期)。今天拍场和出版物中常见的，正是其送友朋的自书诗册。

日前韩超君示我谢无量先生诗册一册，装帧，35个筒子页，外加封面一页，为甲申年即1944年在成都时所书，后题赠余雪曼者。谢无量是庚辰年即1940年冬，自香港经重庆到成都，后居成都并游历、讲学周边如乐山复性书院(其总角之交马一浮创办)、青城山、江油、雅安等地。此期作诗甚多，且一再书之，曾寓目者如1987年中国文联出版社《谢无量自写书卷》，是赠蜀中李国瑜(后任教西南民族大学汉语系)的，共录诗75首；又有保利2012年12月的“古籍文献名家翰墨专场”、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《神霄真逸》所收、《书法》2018年第5期所刊《谢无量书

法》等，知其得意之作。

与这些写本相较，本诗册收诗最多，达93首，写景、咏物、怀人、感事、纪游、题画、拟古、赠答等，内容相当广泛。谢先生的诗，出入唐宋诸家，情味思理兼擅，作者不费力，读者很享受。因作于抗战时期，甚至写到潜水艇、防毒面具、罗斯福总统等，不仅是个人生活的纪录，亦堪为那个时代留影。

这册诗稿也有很高的文献价值。比如当今所见两种《谢无量年谱》作于十数年前，其时所见资料尚有限，于1940年(庚辰)均未提及至成都事，而此诗册首页就提到“余自庚辰冬来成都”，正可填补。有意思的是，《书画艺术》《书法》等所收本，“冬”均作“夏”，究竟孰是，何以误记，还值得探究。又刘长荣、何兴明《年谱》只收录了九十多首诗中的两首，彭华《年谱》一首也没有提及，可以补的就太多了。又如《书法》所收《谢无量书法》同样收了《和罗孝威答罗斯福总统元韵》，但只有这册“七圣自迷君独醒”句下小字自注“谓罗总统”，使我们清楚地知道这句中“君”的所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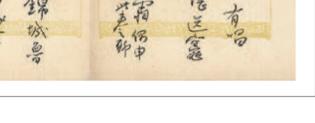
谢无量毕生作诗，据估计有几千上万首之多，但不知有多少保存下来。冯其庸先生呼吁尽量收集，“切勿使一代正声，沦于湮没”，可惜迄今还没有一部较像样的诗集编成，那么在拍场上集中出现的数十首、近百首之多的诗册或诗卷，就弥足珍贵了。

另外还有一点有意思的，我们都知

南京，有蜀人乞字于右任，于说：“你们四川谢无量先生书法笔挟元气，我自愧弗如！”(同见前文)，所评极不低也极不虛也！”

最后说说受赠者余雪曼。余雪曼先生(1908—1993)，字莲齋，重庆巴县人，毕业于中央大学艺术系，先后在东北大学、四川大学、中山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及南洋大学任教。他也是有名的书画家，后在海外致力于弘扬书法文化，影响尤大。这册何时相赠，一时无从探寻，但网上可见谢无量跋余字：

余子雪曼盛年讲艺，兼工书画。兼客白沙，遂留宝绘。兼吐清丽之文，以序其端。雪曼书宗瘦金，妙得神理，见者爱玩。长考袁君于于金石，乃以二文寿之贞珉。余蜀成都，雪曼数相过从，草堂蜀拓本。并为题识，以谄知者。



笔会